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二

論

春秋一

事有不幸出於久遠而傳乎二說則奚從曰從其一之可信者然則安知可信者而從之曰從其人而信之可也衆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捨衆人而從君子君子博學而多聞矣然其傳不能無失也君子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此則捨君子而從聖人此舉世之人皆知其然而學春秋者獨異乎是孔子聖人也萬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高穀梁赤左丘明三子者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子之



於經三子之於傳有所不同則學者寧捨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經於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其卒也書曰公薨孔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曰此公也是攝也學者不從孔子謂之公而從三子謂之攝其於晉靈公之事孔子書曰趙盾弑其君夷臯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學者不從孔子信爲趙盾而從三子信爲趙穿其於許悼公之事孔子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三子者曰非弑之也買病死而止不嘗藥爾學者不從孔子信爲弑君而從三子信爲不肯藥其捨經而從傳者何哉經簡而直傳新而奇簡直無怵耳之言新奇有

可喜之論是學者樂聞而易惑也予非敢曰不惑然信於孔子而篤者也經之所書予所信也經所不書予不知也難者曰子之言有激而云爾夫三子者皆學乎聖人而傳所以述經也經文隱而意深三子者從而發之故經有不言傳得而詳爾非爲二說也予曰經所不書三子者何從而知其然也曰推其前後而知之且其有所傳而得也國君必即位而隱不書即位此傳得知其攝也弑君者不復見經而盾復見經此傳得知弑君非盾也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此傳得知世子止之非實弑也經文隱矣傳曲而暢之也學者以謂三子之說聖人之深意

也是以從之爾非謂捨孔子而信三子也予曰然則
妄意聖人而惑學者三子之過而已使學者必信乎
三子予不能奪也使其惟是之求則予不得不爲之
辨

春秋二

孔子何爲而修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責實別是
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自周衰以來臣弑君
子弑父諸侯之國相屠戮而爭爲君者天下皆是也
當是之時有一人焉能好廉而知讓立乎爭國之亂
世而懷讓國之高節孔子得之於經宜如何而別白
之宜如何而褒顯之其肯沒其攝位之實而審同

君誣以爲公平所謂攝者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
公共和之臣嘗攝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也使息
姑實攝而稱號無異於正君則名分不正而是非不
別夫攝者心不欲爲君而身假行君之事雖行君事
而其實非君也今書曰公則是息姑心不欲之實不
爲之而孔子加之失其本心誣以虛名而沒其實善
夫不求其情不責其實而善惡不明如此則孔子之
意疎而春秋繆矣春秋辭有同異尤謹嚴而簡約所
以別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於是非善惡難明之際
聖人所盡心也息姑之攝也會盟征伐賞刑祭祀皆
出於已舉魯之人皆聽命於已其不爲正君者幾何

惟不有其名爾使其名實皆在已則何從而知其攝也故息姑之攝與不攝惟在爲公與不爲公別嫌明微繫此而已且其有讓相之志未及行而見殺其生也志不克伸其死也被虛名而違本意則息姑之恨何伸於後世乎甚高之節難明之善亦何望於春秋乎今說春秋者皆以名字氏族與奪爲輕重故曰一字爲褒貶且公之爲一字豈不重於名字氏族乎孔子於名字氏族不妄以加人其肯以公妄加於人而沒其實乎以此而言隱實爲攝則孔子決不書曰公孔子書爲公則隱決非攝難者曰然則何謂不書即位曰惠公之終不見其事則隱之始立亦不可知孔子從二百年後得其遺書而修之闕其所不知所以傳信也難者又曰謂爲攝者左氏爾公羊穀梁皆以爲假立以待相也故得以假稱公子曰凡魯之事出於已舉魯之人聽於已生稱曰公死稱曰薨何從而知其假

春秋三

弑逆大惡也其爲罪也莫贖其於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慎況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旣輒加之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旣而以盾非實弑則又復

見于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爾以盾
為無弑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以以盾不討賊情可
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
自贖何為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
非春秋意也趙穿弑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為君
復讎而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為可
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為善人使無辜者受大
惡此決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為惡者不得幸免
疑似者有所辨明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
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弑而盾不討其
迹涉於與弑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

實以明白之使盾果有弑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
曰為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弑心乎則當為之辨
明必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
大惡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迹獲辨而不討之責亦
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為惡者獲免而疑似
之人陷于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
弑之心與自弑同故寧捨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
吏矯激之為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
孔子患魯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
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又教人
以越見逃惡乎此可知其繆傳也問者曰然則夷臯孰

弒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弒其君也今有一人焉父
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進藥而二
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而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
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知
嘗者有愛父之孝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
爾不躬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殺父之
意使善治獄者猶當與操刃殊科況以躬藥之孝反與
操刃同其罪乎此庸吏之不爲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
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弒君孔子書爲弒君則止決非
不嘗藥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
借止以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耳聖人一言明以

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而嘗藥之
事卒不見于文使後世但知止爲弒君而莫知藥之當
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
之迂也果曰責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然則盾曷爲
復見于經許悼公曷爲書葬曰弒君之臣不見經此自
三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
書葬也自止以弒見經後四年吳敗許師又十有八年
當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于經而不名許之書于經者
略矣止之事迹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
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曰
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曰尹氏卒爲正卿左氏以尹

氏卒爲隱母一以爲男子一以爲婦人得於所傳者蓋如是是可盡信乎

春秋四

或問春秋何爲始於隱公而終於獲麟曰吾不知也問者曰此學者之所盡心焉不知何也曰春秋起止吾所知也子所問者始終之義吾不知也吾無所用心乎此昔者孔子仕於魯不用去之諸侯又不用困而歸且老始著書得詩自關雎至于魯頌得書自堯典至于費誓得魯史記自隱公至于獲麟遂刪修之其前遠矣聖人著書足以法世而已不窮遠之難明也故據其所得而修之孔子非史官也不常職乎史故盡其所得修之而止耳魯之史記則未嘗止也今左氏經可以見矣曰然則始終無義乎曰義在春秋不在起止春秋謹一言而信萬世者也予厭衆說之亂春秋者也

春秋五

或問子於隱攝旨止之弑據經而廢傳經簡矣待傳而詳可廢乎曰吾豈盡廢之乎夫傳之於經勤矣其述經之事時有賴其詳焉至其失傳則不勝其戾也其述經之意亦時有得焉及其失也欲大聖人而反小之欲尊經而反卑之取其詳而得者廢其失者可也嘉其尊大之心可也信其卑小之說不可也問者曰傳有所廢則經有所不通奈何曰經不待傳而通者十七八因傳而

惑者十五六日月萬物皆仰然不爲盲者明而有物蔽之者亦不得見也聖人之意皎然乎經惟明者見之不爲他說蔽者見之也

石鷁論

論曰夫據天道仍人事筆則筆而削則削此春秋之所作也授他說攻異端是所是而非所非此三傳之所殊也若乃上揆之天意下質諸人情推至隱以探萬事之元垂將來以立一王之法者莫近於春秋矣故杜預以謂經者不刊之書范甯亦云義以必當爲理然至一經之指三傳殊說是彼非此學者疑焉魯僖之十六年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左氏傳之曰石隕于宋星

也六鷁退飛風也公羊又曰聞其磧然視之則有祭之則五故先言石而後言五視之則鷁徐而視之則退飛故先言六而後言鷁穀梁之意又謂先後之數者聚散之辭也石鷁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左氏則辨其物公穀則鑒其意噫豈聖人之旨不一邪將後之學者偏見邪何紛紛而若是也且春秋載二百年之行事陰陽之所變見災異之所著聞究其所終各有條理且左氏以石爲星者莊公七年星隕如雨若以所隕者是星則當星隕而爲石何得不言星而直曰隕石乎夫大水大雪爲異必書若以小風而鷁自退非由風之力也若大風而退之則衆鳥皆退豈獨退鷁乎成王之風有拔木之

力亦未聞退飛鳥也若風能退鷁則是過成王之風矣而經獨不書曰大風退鷁乎以公羊之意謂數石視鷁而次其言且孔子生定哀之間去僖公五世矣當石墮鷁飛之際是宋人次於舊史則又非仲尼之善志也且仲尼隔數世修經又焉及親數石而視鷁乎穀梁以謂石後言五鷁先言六者石鷁微物聖人尚不差先後以謹記其數則於人之褻賤可知矣若乃西狩獲麟不書幾麟鸛鶴來巢不書幾鸛鶴豈獨謹記於石鷁而忽於麟鸛鶴乎如此則仲尼之志荒矣殊不知聖人紀災異著勸戒而已矣又何區區於謹數乎必曰謹物察數人皆能之非獨仲尼而後可也噫三者之說一無是矣而

周內史叔與又以謂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且天裂陽地動陰有陰凌陽則日節陽勝陰則歲旱陰陽之變出爲災祥國之興亡由是而作旣曰陰陽之事孰謂非吉凶所生哉其不亦又甚乎

辯左氏

左丘明作春秋外傳以記諸國之語其記柯陵之會曰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而步高且告魚成公以晉必有禍亂成公問之曰天道乎人事也單子曰吾非瞽聵焉知天道吾見晉侯之容矣又曰觀其容知其心後卒如單子之言甚矣丘明之好奇而欲不信其書以傳後世也若單子之言然則夫單子者未得爲篤論君子也幸

其言與事會而已不然丘明從後書之就其言以合其事者乎何以論之觀其容雖聖人不能知人之心知其必禍福也夫禮之為物也聖人之所以飾人之情而閑其邪僻之具也其文為制度皆因民以為節而為之大防而已人目好五色為制文物采章以昭之耳樂和聲為制金石絲竹以道之體安尊嚴為制冕弁衣裳以服之又懼其佚而過制也因為之節其登車也有和鑾之節其行步也有佩玉之節其環拜也有鍾鼓之節其升降周旋莫不有節是故其服必有容故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則外閑其邪而使非僻之心不入而已衣冠之不正瞻視之不尊升降周旋之不節

不過不中禮而已天之禍福於人也豈由是哉人之心又能以是而知之乎夫喜怒哀樂之動乎中必見乎外推是而言猶近之單子則不然乃以絕義棄德因其視瞻行步以觀之又以謂不必天道止於是而禍福於是皆可以必此故所謂非篤論君子而其言幸與事會者也書曰象恭滔天又曰巧言令色孔壬夫容之與心其異如此故曰觀其容雖聖人不能知其心堯舜之無後顏回之短命雖聖人不可必夫君子之修身也內正其心外正其容而已若曰因容以知心遂又知其禍敗則其可乎

先生文粹卷第二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三

論

易或問一

或問大衍之數易之緼乎學者莫不盡心焉曰大衍易之末也何必盡心焉也易者文王之作也其書則六經也其文則聖人之言也其事則天地萬物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端也大衍筮占之一法耳非文王之事也然則不足學乎曰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未有學其小而能至其大者也知此然後知學易矣六十四卦自古用焉夏商之世筮占之說略見于書文王遭紂之亂有憂天下之心有慮萬世之志而無所發以謂卦爻起於

奇偶之數陰陽變易交錯而成文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靜剛柔之象而治亂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具焉因假取以寓其言而名之曰易至其後世用以占筮孔子出於周末懼文王之志不見于後世而易專爲筮占用也乃作彖象發明卦義必稱聖人君子王后以當其事而常以四方萬國天地萬物之大以爲言蓋明非止於卜筮也所以推原本意而矯世失然後文王之志大明而易始列乎六經矣易之淪于卜筮非止今世也微孔子則文王之志沒而不見矣夫六爻之文占辭也大衍之數占法也皆古所用也文王更其辭而不改其法故曰大衍非文王之事也所謂辭者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靜剛柔之象治亂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學者專其辭於筮書猶見非於孔子况遺其辭而執其占法欲以見文王作易之意不亦遠乎凡欲爲君子者學聖人之言欲爲占者學大衍之數惟所擇之焉耳

易或問二

或問繫辭果非聖人之作前世之大儒君子不論何也曰何止乎繫辭舜之塗廩浚井不載於六經不道於孔子之徒蓋俚巷人之語也及其傳也又孟子之徒道之事固有出於繆妄之說其初也大儒君子以世莫之信置而不論及其傳之乂也後世反以謂更大儒君子而不非是實不誣矣由是曲巷之士溺焉者多矣自孔子

歿周益哀王道喪而學廢接乎戰國百家之異端起十
翼之說不知起於何人自秦漢以來大儒君子不論也
或者曰然則何以知非聖人之作也曰大儒君子之於
學也理達而已矣中人已下指其迹提其耳而譬之猶
有惑焉者溺於習聞之義曲學之士喜爲竒說以取勝
也何謂子曰者講師之言也吾嘗以譬學者矣元者善
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正者事之幹此所謂文
言也方魯穆姜之道此言也在襄公之九年後十有五
年而孔子生左氏之傳春秋也固多浮誕之辭然其用
亦必欲其書之信後世也使左氏知文言爲孔子作
豈好非六經者黜其雜亂之說所以尊經也

易或問三

或問大衍筮占之事也其於筮占之說無所非乎曰其
法是也其言非也用著四十有九分而爲二掛一揲四
歸竒再扞其法是也象兩象三至于乾坤之策以當萬
物之數者其言皆非也傳曰知者創物又曰百工之事
皆聖人之作也筮者上古聖人之法也其爲數也出於
自然而不測四十有九是也其爲用也通於變而無窮
七八九六是也惟不測與無窮故謂之神惟神故可以
古今爲大衍者取物合數以配著是可測也以九六定

乾坤之策是有限而可窮也矧占之而不效乎竒耦陰陽之數也陰陽天地之正氣也二氣升降有進退而無老少且聖人未嘗言而雖繫辭之疵雜亦不道也問者曰然則九六何爲而變曰夫著四十有九無不用也昔之言大衍者取四揲之策而捨掛扚之數兼知掛扚之多少則九六之變可知矣著數無所配合陰陽無老少乾坤無定策知此然後知筮占矣嗚呼文王無孔子易其淪於卜筮乎易無王弼其淪於異端之說乎因孔子而求文王之用心因弼而求孔子之意因子言而求弼之得失可也

秦誓論

書稱商始咎周以乘黎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諸侯爲職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患之使西伯赫然見其不臣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如此十年商人反晏然不以爲怪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以紂之雄猜暴虐嘗醢九侯而脯鄂侯矣西伯聞之竊歎遂執而囚之幾不免死至其叛已不臣而自王乃反優容而不問者十年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

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伯夷叔齊古之知義之士也方其讓國而去顧天下皆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然二子不以爲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爲非而棄去彼二子者始顧天下莫可歸卒依僭叛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書之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是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爲元年此又妄說也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

常事爾不以爲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爲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爲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誣矣或曰然則武王畢喪伐紂而泰誓曷謂稱十有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於諸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之明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患衆說紛紛以惑亂當世於是退而修六經以爲後

世法及孔子既歿去聖稍遠而衆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辨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爾復何疑哉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即位九年祭於文王之墓然後治兵于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爲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乎書可矣

縱囚論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夫

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爲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爲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

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
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
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
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
爾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
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
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

怪竹辯

謂竹為有知乎不宜生於廡下謂為無知乎乃能避檻
而曲全其生其果有知乎則有知莫如人人者萬物之
最靈也其不知於物者多矣至有不自知其一身者如

駢拇枝指懸疣附贅皆莫知其所以然也以人之靈而
不自知其身使竹雖有知必不能自知其曲直之所以
然也竹果無知乎則無知莫如枯草死骨所謂著龜者
是也自古以來大聖大智之人有所不知者必問於著
龜而取決是則枯草死骨之有知反過於聖智之人所
知遠矣以枯草死骨之如此則安知竹之不有知也遂
以著龜之神智而謂百物皆有知則其他草木瓦石叩
之又頑然皆無所知然則竹未必不無知也由是言之
謂竹為有知不可謂為無知亦不可謂其有知無知皆
不可知然後可萬物生於天地之間其理不可以一槩
謂有心然後有知乎則蚓無心謂凡動物皆有知乎則

水亦動物也人獸生而有知死則無知矣蒼龜生而無知死然後有知也是皆不可窮詰故聖人治其可知者置其不可知者是之謂大中之道

策問

問禮樂

禮樂治民之具也王者之愛養斯民其於教導之方甚勤而備故禮防民之欲也周樂成民之俗也厚苟不由焉則賞不足勸善刑不足禁非而政不成大宋之興八十餘歲明天子仁聖思致民於太受久矣而天下之廣元元之衆州縣之吏奉法守職不暇其他使愚民日不識俎豆耳不聞弦匏民俗頑鄙刑獄不衰而吏無任責

夫先王之遺文具在凡歲時吉凶聚會考古禮樂可施民間者其別有幾順民便事可行於今者有幾行之固有次第其所當先者又有幾禮樂興而後臻於富庶歟將既富而後教之歟夫政緩而迂鮮近事實教不以漸則或戾民欲其不迂而政易成有漸而民不戾者其術何云儒者之於禮樂不徒誦其文必能通其用不獨學於古必可施於今願悉陳之無讓

問六經

六經者先王之治具而後世之取法也書載上古春秋紀事詩以微言感刺易道隱而深矣其切於世者禮與樂也自秦之焚書六經盡矣至漢而出者皆其殘脫顛

倒或傳之老師昏耄之說或取之家墓屋壁之間是以
學者不明異說紛起況乎周禮其出最後然其為書備
矣其天地萬物之統制禮作樂建國君民養生事死禁
非道善所以為治之法皆有條理三代之政美矣而周
之治迹所以比二代而尤詳見於後世者周禮著之故
也然漢武以為瀆亂不驗之書何休亦云六國陰謀之
說何也然今考之實有可疑者一內設公卿大夫下至
府史胥徒以相副貳分九服建五等差尊卑以相統
理此周禮之大略也而六官之屬略見於經者五萬餘
人而里閭縣鄙之長軍師卒伍之徒不與焉王畿千里
之地為田幾井容民幾家王官王族之國邑幾數民之

貢賦幾何而又容五萬人者於其間其人耕而賦乎
其不耕而賦則何以給之夫為治者故若是之煩乎此
其一可疑者也秦既誹古盡去古制自漢以後帝王稱
號官府制度皆襲秦故以至於今雖有因有革然大抵
皆秦制也未嘗有意於周禮者豈其體大而難行乎其
果不可行乎夫立法垂制將以遺後也使難行而萬世
莫能行與不可行等爾然則反秦制之不若也脫有行
者亦莫能興或因以取亂王莽後周是也則其不可用
決矣此又可疑也然其祭祀衣服車旗似有可采者豈
所謂郁郁之文乎三代之治其要如何周禮之經其失
安在宜於今者其理安從其悉陳無隱

問為治

古者為治有繁簡其施於民也有淺深各適其宜而已
三代之盛時地方萬里而王所自治者千里而已其餘
以建諸侯至於禮樂刑政頒其大法而使守之則其大
體蓋簡如此諸侯大小國蓋數千必各立都邑建宗廟
鄉士大夫朝聘祭祀訓農練卒居民度土自一夫以上
皆有法制則其於衆務何其繁也今自京師至於海隅
徼障一尉卒之職必命於朝政之大小皆自朝出州縣
之吏奉行而已是舉天下皆所自治其於大體則為繁
矣其州縣大小邑閭田井訓農練卒一夫以上略無制
度其於衆務何其忽而簡也夫禮以治民而樂以和之

德義仁恩長養涵澤此三代之所以深於民者也政以
二民刑以防之此其淺者爾今自宰相至于州縣之有
司莫不行文書治吏事其急在於督賦斂斷獄訟而已
此特淺者耳禮樂仁義吏不知所以為而欲望民之被
其教其可得乎夫治大以簡則力有餘治小以繁則事
不遺制民以淺則防其僻漸民以深則化可成此三代
之所以治也今一切悖古簡其當繁而繁其可簡務其
淺而忽其深故為國百年而仁政未成生民未厚者以
此也然若欲使國體大小適繁簡之宜法政弛張盡淺
深之術諸侯井田不可卒復施於今者何宜禮樂刑政
不可卒成用於今者何便悖古之失其原何自脩復之

方其術何始迹治亂通古今子大夫之職也其悉心以陳焉

問周禮

三王之治損益不同而制度文章惟周爲大備周禮之制設六官以治萬民而百事理夫公卿之任重矣若乃祭祀天地日月宗廟社稷四郊明堂之類天子大臣所躬親者一歲之間有幾又有巡狩朝會師田射耕燕饗凡大事之舉一歲之間又有幾而爲其民者亦有政獵學校射鄉飲酒凡大聚會一歲之間有幾又有州黨族官歲時月朔春秋醜祭詢事讀法一歲之間又有幾其齋戒供給期召奔走一日幾何由是而言疑其官不得

安其府民不得安其居亦何暇修政事治生業乎何其煩之若是也然說者謂周用此以致太平豈朝廷禮樂文物萬民富庶愷弟必如是之勤且詳然後可以致之歟後世苟簡不能備舉故其未能及於三代之盛歟然爲治者果若是之勞乎用之於今果安焉而不倦乎抑其設施有法而第弗深考之歟諸君子爲言之

問井田

孟子以謂井田不鈞則穀祿不平經界旣正而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故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蓋三代井田之法也自周衰迄今田制廢而不復者千有餘歲凡爲天下國家者其善治之迹雖不同而其文章制度禮樂刑

政未嘗不法三代而於井田之制獨廢而不取豈其不可用乎豈憚其難而不爲乎然亦不害其爲治也仁政果始於經界乎不可用與難爲者果萬世之通法乎王莽嘗依古制更名田矣而天下之人愁苦怨叛卒共起而亡之莽之惡加于人者雖非一而耕田之制當時民特爲不便也嗚呼孟子之所先者後世皆不用而治用之而民特愁苦怨叛以爲不便則孟子謂之仁政可乎記曰異世殊時不相沿襲書又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書傳之言其戾如此而孰從乎孟子世之所師也豈其泥於古而不通於後世乎豈其所謂迂闊者乎不然將有說也自三代之後有天下莫盛漢唐漢唐之治視三代

代何如其民田之制稅賦之差又何如其可施於今者又何如皆願聞其詳也

問爲政

爲政者徇名乎襲迹乎三代之名正名也其迹治迹也所謂名者萬世之法也迹者萬世之制也正名立制言順事成然後因名迹以考實而其文章事物粲然無不備矣可謂盛哉董仲舒以爲三代質文有改制之名而無變道之實者是也自秦肆其虐滅棄古典然後三代之名與迹皆變易而喪其實豈所謂變其道者邪然自秦迄今千有餘歲或治或亂其廢興長短之勢各由其人爲之而已其襲秦之名不可改也三代之迹不可復

也豈其理之自然歟豈三代之制止於三代而不可施於後世歟王莽求其迹而復井田宇文求其名而復六官二者固昏亂敗亡之國也然則孔子言為政必也正名孟子言為政必始繹界豈虛言哉然自秦以來治世之主幾乎三代者唐太宗而已其名迹固未嘗復三代之一二而其治則幾乎三五豈所謂名迹者非此之謂歟豈遺名與迹而直考其實歟豈孔孟之所謂者有旨而學者弗深考之歟其酌古今之宜與其異同者以對

問取士

古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待以成其美今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害欲濟於事可乎古之士教養有素而進取有漸

上之禮其下者厚故下之自守者重上非厚禮不能以得士士非自重不能以見禮於上故有國者設爵祿車服禮樂于朝以待其下為士者修仁義忠信孝悌於家以待其上設于朝者知下之能副其待則愈厚居下者知上之不薄于已故愈重此豈不交相成其美歟後世之士則反是上之待其下也以謂干利而進爾雖有爵祿之設而日為之防以革進之濫者下之視其上也以謂雖自重上孰我知不自進則不能以達由是上之待其下也益薄下之自守者益不重而輕嗚呼居上者欲得其人在下者欲行其道其可得邪原夫三代取士之制如何漢魏迨今其變制又如何宜歷道其詳也制失

其本致其反本復自何時欲就今制稍復於古當自何
始今之士皆學古通經稍知自重矣而上之所以禮之
者未加厚也噫由上之厚然後致下之自重歟必下之
自重然後上禮之厚歟二者兩不為之先其勢亦奚由
而合也宜具陳其本末與其可施於今者以對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三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四

書

通進司上書

臣伏見國家自元昊叛逆關西用兵以來為國言事者
衆矣臣初竊為三策以料賊情然臣迂儒不識兵之大
計始猶遲疑未敢自信今兵與既久賊形已露如臣素
料頗不甚遠故竊自謂有可以助萬一而塵聽覽者謹
條以聞惟陛下仁聖寬其狂妄之誅幸甚夫關西弛備
而民不見兵者二三十年矣使賊萌亂之初藏形隱計
卒然而來當是時吾之邊屯寡弱城堡未完民習久安
而易驚將非素選而敗怯使其羊驅豕突可以奮然而

深入然國威未挫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不能久守虜
掠而去可邀擊其歸此下策也故賊知而不爲之戎狄
侵邊自古爲患其攻城掠野敗則走勝則來蓋其常事
此中策也故賊兼而用之若夫假僭名號以威其衆先
擊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悅其心然後訓養精銳爲長久
之謀故其來也雖勝而不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
而勞之也或擊吾東或擊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
分備多而不得減息也吾欲速攻賊方新銳坐而待戰
彼則不來如此相持不三四歲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
幸又遇水旱之災調歛不勝而盜賊羣起彼方奮其鋒
銳擊吾困弊可也使吾不堪其困忿而出攻決於一戰

彼以逸而待吾勞亦可也幸吾苦兵計未知出遂求通
聘以邀歲時之賂度吾困急不得不從亦可也是吾力
一困則賊謀無施而不可此兵法所謂不戰而疲人兵
者上策也而賊今方用之今三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
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未
有四五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者也臣聞元
昊之爲賊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自初僭叛慢書已
上逾年而不一出則鋒不可當執劫蕃官獲吾將帥
多禮而不殺此其兇謀所畜皆非倉卒者也奈何彼能
以上策而疲吾吾不自知其已困彼爲久計以撓我我
無長策而制之哉夫訓兵養士伺隙乘便用間出奇此

將帥之職也所謂閫外之事而君不御者可也至於外
料賊謀之心內察國家之勢知彼知此因謀制敵此朝
廷之大計也所謂廟筭而勝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賊謀
可知以久而疲我耳吾勢可察西人已困也誠能豐財
積粟以紓西人而完國壯兵則賊謀沮而廟筭得矣夫
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財用爲強弱也守非財用而不久
此不待言請試言攻昔秦席六世之強資以事胡卒困
天下而不得志漢因文景之富力三舉而纔得河南隋
唐突厥吐蕃常與中國相勝敗擊而勝之有矣未有舉
而滅者秦漢尤強者其所攻今元昊之地是也況自劉
平陷沒賊鋒熾銳未嘗挫衄攻守之計非臣所知天威

所加雖終期於掃盡然臨邊之將尚未聞得賊釁隙挫
其兇鋒是攻守皆未有休息之期而財用不爲長久之
計臣未見其可也四五十萬之人坐而仰食然關西之
地物不加多關東所有莫能運致掎克細碎旣以無益
而罷之矣至於鬻官入粟下無應者改法權貨而商旅
不行是四五十萬之人惟取足於西人而已西人何爲
而不困困而不起爲盜者須水旱爾外爲賊謀之所疲
內遭水旱而多故天下之患可勝道哉夫關西之物不
能加多則必通其漕運而致之漕運已通而關東之物
不充則無得而西矣故臣以謂通漕運盡地利權商賈
三術並施則財用足而西人紓國力完而兵可以久以

守以攻惟上所使夫小瑣目前之利既不足爲長久之謀非旦夕而可效故爲長久而計者初若迂愚而可笑在必而行之則其利博矣故臣區區不敢避迂愚之責請上便宜三事惟陛下裁擇其一曰通漕運臣聞今爲西計者皆患漕運之不通臣以謂但未求之耳今京師在汴漕運不西而人之習見者遂以爲不能西不知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人胡爲而不可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漕尚少其後武帝益修渭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帝時泔水爲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

其遺倉之迹往往皆在然皆尚有三門之險自唐裴耀卿又尋隋迹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爲陸運以避其險卒泝河而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爲首今江淮之米歲入于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一二百萬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甚衆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三門阻其中爾今宜浚治汴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紓關西之困使古無法今有可爲尚當爲之況昔人行之而未遠今人行之而豈難哉耀卿與

晏初理漕時其得尚少至其末年所入十倍是可久行之法明矣此水運之利也臣聞漢高祖之入秦不由東關而道南陽過酈析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亦欲自南陽道丹析而入長安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武關奔南陽則自古用兵往來之徑也臣嘗至南陽問其遺老云自鄧西北至永興六七百里今小商賈往往行之初漢高入關其兵十萬夫能容十萬兵之路宜不甚狹而險也但自雒陽爲都行者皆趨東關其路久而遂廢今能按求而通之則武昌漢陽郢復襄陽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泂漢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頰之南陽自南陽爲輕車人輦而遞之募置遞兵爲十五六鋪

則十餘州之物日日入關而不絕泂漢地山多美木近漢之民仰足而有餘以造舟車甚不難也前日陛下深恤有司之勤內賜禁錢數十萬以供西用而道路艱遠輦運逾年不能畢至至於軍裝輸送多苦秋霖邊州已寒冬服尚滯於路其艱如此夫使州縣綱吏遠輸京師轉冒艱滯然後得西豈若較南陽之旁郡度其道里入于武關與至京師遠近等者與其尤近者皆使直輸于關西京師之用有不足則以禁帑出賜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簡直利害較然矣此陸運之利也其二曰盡地利臣聞昔之畫財利者易爲工今之言財利者難爲術昔者之民賦稅而已故其不足則鑄山煮海推酒

與茶征關市而筭舟車尚有可爲之法以苟一時之用
自漢魏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細今取民之法盡矣昔
者賦外之征以備有事之用今盡取民之法用於無事
之時悉以冗費而糜之矣至卒然有事則無法可增然
獨猶有可爲者民作而輸官者已勞而游手之人方逸
地之產物者耕不得代而不墾之士尚多是民有遺力
地有遺利此可爲也況歷視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
田漢武帝時兵興用乏趙過爲畎田人犁之法以足用
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深思全勝之策
能忍而待其弊至違詔罷兵而治屯田田於極邊以遊
兵而防鈔寇則其理田不爲易也猶勉爲之後漢之時

曹操屯兵許下強敵四面以今視之疑其旦夕戰爭而
不暇然用棗祗韓浩之計建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
地歲得穀百萬石其後郡國皆田積穀無數隋唐田制
尤廣不可勝舉其勢艱而難田莫若充國迫急而不暇
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
博而可以紓民勞也今天下之士不耕者多矣臣未能
悉言謹舉其近者自京巴西土之不闢者不知其數非
土之瘠而棄也蓋人不勤農與夫役重而逃爾久廢之
地其利數倍於營田今若督之使勤與免其役則願耕
者衆矣臣聞鄉兵之不便於民議者方論之矣充兵之
人遂棄農業託云教習聚而飲博取資其家不顧無有

官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詰家家自以為患也河東河北關西之鄉兵此猶有用若京東西者平居不足以備盜而水旱適足以為盜其尤可患者京西素貧之地非有山澤之饒民惟力農是仰而今三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三人為游手凡十八九州以少言之尚可四五萬人不耕而食是自相糜耗而重困也今誠能盡驅之使耕于棄地官貸其種歲田之入與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為田官優其課最而誘之則民願田者眾矣太宗皇帝時嘗貸陳蔡民錢使市牛而耕真宗皇帝時亦用耿望之言買牛湖南而治屯田今湖南之牛歲賈于北者皆出京西若官為買之不難得也且鄉兵本農

也籍而為兵遂棄其業今幸其去農未久尚可復驅還之田畝使不得羣遊而飲博以為父兄之患此民所願也一夫之力以逸而言任耕繅田一項使四五萬人皆耕而久廢之田利又數倍則歲穀不可勝數矣京西之分北有大河南至漢而西接關若又通水陸之運所在積穀惟陛下詔有司而移用之耳昔曰權商賈臣聞秦廢王法啓兼并其上侵公利下刻細民為國之患久矣自漢以來嘗欲為法而抑奪之然不能也蓋為國者興利日繁兼并者趨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賈坐而權國利其故非他由興利廣也夫興利廣則上難專必與下而共之然後通流而不滯然為今議者方欲奪商之

利一歸於公上而專之故奪商之謀益深則爲國之利
益損前日有司屢變其法法每一變則一歲之間所損
數百萬議者不知利不可專欲專而反損但云變法之
未當變而不已其損愈多夫欲十分之利皆歸于公至
其虧少十不得三不若與商共之常得其五也今爲國
之利多者茶與鹽耳茶自變法已來商賈不復一歲之
失數年莫補所在積朽棄而焚之前日議者屢言三說
之法爲便有司旣以詳之矣今誠能復之使商賈有利
而通行則上下濟矣解池之鹽積若山阜今宜暫下其
價誘羣商而散之先爲令曰三年將復舊價則貪利之
商爭先而湊矣夫茶者生於山而無窮鹽者出於水而

不竭賤而散之三年十未減其一二夫二物之所以貴
者以能爲國資錢幣爾今不散而積之是惜朽壤也夫
何用哉夫大商之能蕃其貨者豈其銖銖躬自鬻於市
哉必有販夫小賈就而分之販夫小賈無利則不爲故
大商不妬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貨博雖取利少貨行
流速則積少而爲多也今爲大國者有無窮不竭之貨
反妬大商之分其利寧使無用而積爲朽壤何哉故大
商之善爲術者不惜其利而誘販夫大國之善爲術者
不惜其利而誘大商此與商賈共利取少而致多之術
也若乃縣官自爲鬻市之事此大商之不爲臣謂行之
難久者也誠能不較錙銖而思遠大則積朽之物散而

錢幣通可不勞而用足矣臣愚不足以知時事若夫堅守以扞賊利則出而擾之凡小便宜願且委之邊將至於積穀與錢通其漕運不二三歲而國力漸豐邊兵漸習賊銳漸挫而有隙可乘然後一舉而滅之此萬全之策也願陛下以其小者責將帥謀其大計而行之則天下幸甚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四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五

書

準詔言事

臣近準詔書許臣上書言事臣學識愚淺不能廣引深遠以明治亂之原謹採當今急務條為三弊五事以應詔書所求伏惟陛下裁擇臣聞自古王者之治天下雖有憂勤之心而不知致治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乖雖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故為人君者以細務而責人專大事而獨斷此致治之要術也納一言而可用雖衆說不得以沮之此力行之果斷也知此二者天下無難治矣伏見國家自大兵一動

中外騷然陛下思社稷之安危念兵民之疲弊四五年來聖心憂勞可謂至矣然而兵日益老賊日益強併九州之力討一西戎小者尚無一人敢前今又北戎大者違盟而動其將何以禦之從來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惡者盜賊今盜賊起矣所憂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賴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須者財用今財用乏矣陛下之心日憂於一日天下之勢歲危於一歲此臣所謂用心雖勞不知求致治之要者也近年朝廷開發言路獻計之士不下數千然而事緒轉多枝梧不暇從前所採衆議紛紛至於臨事誰策可用此臣所謂聽言雖多不如力行之果斷者也伏思聖心所甚憂而當今所尚

闕者不過曰無兵也無將也無財用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憂其未有而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者未思其術也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民不多然尚能南取荆楚收僞唐定閩嶺西平兩蜀東下并潞北窺幽燕當時所用兵財將吏其數幾何惟善用之故不覺其少何況今日承百年祖宗之業盡有天下之富強人衆物盛十倍國初故臣敢曰有兵有將有財用有禦戎之策有可任之臣然陛下皆不得而用者其故何哉由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謂三弊一曰不慎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此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臣聞號令

者天子之威也賞罰者天子之權也若號令不信賞罰不當則天下不服故又須責臣下以功實然後號令不虛出而賞罰不濫行是以慎號令明賞罰責功實此三者帝王之奇術也自古人君英雄如漢武帝聰明如唐太宗皆知用此三術而自執威權之柄故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漢武好用兵則誅滅四夷立功萬里以快其心欲求將則有衛霍之材以供其指使欲得賢士則有公孫董汲之徒以稱其意唐太宗好用兵則誅突厥服遼東威振夷狄以逞其志欲求將則有李靖李勣之徒入其駕馭欲得賢士則有房杜之輩在其左右此二帝者可謂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無他術也惟能自

執威權之柄耳伏惟陛下以聖明之姿超出二帝又盡有漢唐之天下然而欲禦邊則常患無兵欲破賊則常患無將欲贍軍則常患無財用欲威服四夷則常患無策欲任使賢材則常患無人是所求皆不得所欲皆不如意其故無他由不用威權之術也自古帝王或爲強臣所制或爲小人所惑則威權不得出於已今朝無強臣之患旁無小人偏任之溺內外臣庶尊陛下如天愛陛下如父傾耳延首顧陛下之所爲然何所憚而不爲乎若一日赫然執威權以臨之則萬事皆辦何患五者之無奈何爲三弊之因循而一事之不集臣請言三弊夫言多變則不信令頻改則難從今出令之初不加詳

審行之未久尋又更張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故每有處置之事州縣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則官吏或相謂曰且未要行不久必須更改或曰備禮行下略與應破指揮旦夕之間果然又變至於將吏更易道路疲於送迎符牒縱橫上下莫能遵守中外臣庶或聞而歎息或聞而竊笑歎息者有憂天下之心竊笑者有輕朝廷之意號令如此欲威天下其可得乎此不慎號令之弊也用人之術不過賞罰然賞及無功則恩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可用矣太祖時王全斌破蜀而歸功不細矣犯法一貶十年不問是時方討江南故黜全斌與諸將立法太祖神武英斷所以能平定天

下者其賞罰之法皆如此也昨關西用兵四五年矣大將以無功罷者依舊居官軍中見無功者不妨得好官則諸將誰肯立功矣裨將畏懦逗留者皆當斬罪或暫貶而尋遷或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矣所謂賞不足勸威無所懼賞罰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此不明賞罰之弊也自兵動以來處置之事不少然多有名而無實臣請略言其一二則其他可知數年以來點兵不絕諸路之民半爲兵矣其間老弱病患短小怯懦者不可勝數是有點兵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數也新集之兵所在教習追呼上下民不安居主教者非將領之材所教者無旗鼓之節往來州縣

愁嘆嗷嗷既多是老病小怯之人又無訓練精練之法此有教兵之虛名而無訓兵之實藝也諸路州軍分造器械工作之際已勞民力輦運般送又苦道塗然而鐵刃不剛筋膠不固長短大小多不中度造作之所但務充數而速了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檢責此有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草草之法教老怯之兵執鈍折不堪之器械百戰百敗理在不疑臨事而悟何可及乎故事無大小悉皆鹵莽則不責功實之弊也臣故曰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萬事不可盡言臣請言大者五事其一曰兵臣聞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鬪智不鬪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

少者常勝漢王尋等以百萬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符堅以百萬之兵遇東晉二三十萬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以三十萬青州兵大敗於呂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十四五萬是用兵多則敗少則勝之明驗也況於夷狄尤難以力爭只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於定襄只用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一萬蓋兵不在多能以計取爾故善用兵者以少為多不善用者雖多而愈少也為今計者添兵則耗國減兵則破賊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則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當七八萬人之用加又

軍無統制分散支離分多爲寡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故常戰而常敗也臣願陛下赫然奮威勅勵諸將精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五十萬數古人用兵以一當百今旣未能但得以一當十則五十萬精兵可當五百萬兵之用此所謂善用兵者以少而爲多古人所以少而常勝者以此也今不思實效但務添多耗國耗民積以年歲賊雖不至天下已困矣此一事也其二曰將臣又聞古語曰將相無種故或出於奴僕或出於軍卒或出於盜賊惟能不次而用之乃爲名將耳國家求將之意雖勞選將之路太狹今詔近臣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士在下位者不可

得矣試將材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智略萬人之敵皆遺之矣山林竒傑之士召而至者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過與一主簿借職使其怏怏而去則古之屠釣飯牛之傑皆激怒而失之矣至於無人可用則寧用龍鍾跛躄庸懦暗劣之徒皆授之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爲朝廷危之前日澶淵之卒幾爲國家生事此可見也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臣願陛下革去舊弊奮然精求有賢豪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略之人不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惟陛下能以非常之禮待人人臣亦將以非常之效報國此二事也其三曰財用臣又聞善治病者必醫其受病之處善

救弊者必尋其起弊之源今天下財用困乏其弊安在起於用兵而費大故也漢武好窮兵用盡累世之財富時勒兵單于臺不過十八萬尚能困國力況未若今日七八十萬連四五年而不罷所以罄天地之所生竭萬民之膏血而用不足也今雖有智者物不能增而計無所出矣惟有減冗卒之虛費練精兵而速戰功成兵罷自然足矣今兵有可減之理無人敢當其事賊有速擊之便無將敢奮其勇後時敗事徒耗國而耗民此三事也其四曰禦戎之策臣又聞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北虜與朝廷通好僅四十年不敢妄動今一旦發其狂謀者其意何在蓋見中國頻爲元昊所敗故敢啓其

貪心伺隙而動爾今若勅勵諸將選兵秣馬疾入西界但能痛敗昊賊一陣則吾軍威大振而虜計沮矣此所謂上兵伐謀者也今詞事者皆知北虜與西賊通謀欲併二國之力窺我河北陝西今若我能先擊敗其一國則虜勢減半不能獨舉此兵法所謂伐交者也元昊地狹賊兵不多向來攻我傳聞北虜常有助兵今若虜中自有點集之謀而元昊驟然被擊必求助於北虜北虜分兵助昊則可牽其南寇之力若不助昊則二國有隙自相疑貳此亦伐交之策也假令二國剋期分路來寇我能先期大舉則元昊倉皇自救不暇豈能與北虜相爲表裏是破其素定之約乖其剋日之期此兵法所謂

親而離之者亦伐交之策也元昊叛逆以來幸而屢勝常有輕視諸將之心今又見朝廷北憂戎虜方經營於河朔必謂我師不能西出今乘其驕怠正是疾驅急擊之時此兵法所謂出其不意者此取勝之上策也前年西將有請出攻者當時賊氣方盛我兵未練朝廷尚許其出師況今元昊有可攻之勢此不可失之時彼方幸吾憂河北而不虞我能西征出其不意此可攻之勢也自四路分帥今已半年訓練恩信兵已可用故近日屢奏小捷是我師漸振賊氣漸斲此可攻之勢也苟失此時而使二虜先來則吾無策矣臣願陛下詔執事之臣熟議而行之此四事也其五曰可任之臣臣又聞仲尼

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今文武列職徧於天下其間豈無材智之臣而陛下總治萬機之大既不暇盡識其人故不能躬自進賢而退不肖執收大臣動拘舊例又不敢進賢而退不肖審官吏部三班之職但掌文簿差除而已又不敢越次進賢而退不肖是上自天子下至有司無一人得進賢而退不肖者所以賢愚混雜僥倖相容三載一遷更無旌別平居無事惟患太多而差遣不行一旦臨事要人常患乏人使用自古任官之法無如今日之繆也今議者或謂舉主轉官爲進賢犯罪黜責爲退不肖此不知其弊之深也大凡善惡之人各以類聚故守廉慎者各舉清幹之人有賊污者各舉貪濁

之人好徇私者各舉請求之人性庸暗者各舉不材之人朝廷不問是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與改官則清幹者進矣貪濁者亦進矣請求者亦進矣不材者亦進矣混淆如此便可爲進賢之法乎方今黜責官吏豈有澄清糾舉之術哉惟犯賊之人因民論訴者乃能黜之耳夫能舞弄文法而求財賄者亦強黜之吏政事必由已出故雖誅剥豪民尚或不及貧弱至於不材之人不能主事衆胥羣吏共爲姦欺則民無貧富一時受弊以此而言則賊吏與不材之人爲害等耳今賊吏因自敗者乃加黜責十不去其一二至於不材之人上下共知而不問寬緩容姦其弊如此便可爲退不肖之法乎賢不肖

既無別則宜乎設官雖多而無人可用也臣願陛下明賞罰責功實則材皆列於陛下之前矣臣故曰五者皆有然陛下不得而用者爲有弊也三弊五事臣既已詳言之矣惟陛下擇之天下之務不過此也方今天文變於上地理逆於下人心怨於內四夷攻於外事勢如此矣非是陛下遲疑寬緩之時惟願爲社稷生民留意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五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六

書

辯杜韓范富

臣聞士不忘身不爲忠言不逆耳不爲諫故臣不避羣
邪切齒之禍敢冒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慈幸加省察
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
之臣一旦相繼而罷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
不聞其可罷之罪臣職雖在外事不審知然臣竊見自
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識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爲
朋黨欲搖動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
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

人少過難爲一二求瑕惟指以爲朋黨則可一時盡逐
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者則不可以他事動搖
惟有專權是人主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杜
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富弼與仲淹委任尤
深而忽遭離間必有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臣請詳
言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
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辯明自近日陛下擢
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辯也蓋杜衍爲人清
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韓琦則純正
而質直富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爲性既各不同雖皆
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韓

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
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
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
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彰著陛下
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公正之賢也平日閒居則相
稱美之不暇爲國議事則公言廷爭而無私以此而言
臣見杜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
讒爲朋黨可爲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
也臣切思仲淹等自入兩府已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
但見其善避權也夫權得名位則可行故行權之臣必
貪名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

下亦五六召之至如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未嘗不懇讓者愈切而陛下用之愈堅故天下之人所共知臣但見避讓太繁不見其專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爲陛下見其作事乃開天章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事然衆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其條列大事而行之弼等遲回近及一月方敢略條款事仲淹老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猛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翼皆有效弼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

遇事而行更無推避弼等蒙陛下堅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而曰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國朝累遣大臣況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虜乘釁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至有責祖宗之言陛下憤耻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志買和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陵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耻公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達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親選得此

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于內四夷相賀于外此臣所以爲陛下惜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願陛下拒絕羣謗委信不疑使盡其所爲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而弼與琦豈可置之閑處伏望早辯讒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內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制常思榮寵至深未知報效之所羣邪爭進讒巧而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時豈可緘言而避罪敢竭愚瞽惟陛下擇之

上政府

不佞少以文章言語自任而頃忝備諫諍之臣得與朝廷論議中外多事天子急於聽納之時不以爲愚妄加獎擢及得寵太過受恩太深則自視區區素所任者不足以稱萬一故方欲勉強以伸報效而蒙相公不以爲不才而擇天下諸路中最重之地以授之而責其報效當此之時自宜如何可以塞責及臨職以來近將半歲齷齪自守未知所爲非敢怠也誠有說焉至於山川險易城塞屯防邊陲守備等事皆河朔之大者朝廷已委樞密富公經畫之矣而本司之事自不爲少凡自河以北州府軍縣一百八十有七城主客之民七十萬五千七百戶官吏在職者一千二百餘員廂禁軍馬義勇

民兵四十七萬七千人騎歲支糧錢帛二千四百四十
五萬而非常用不與焉其間事目之節利害之源非
詳求而審察之不能得其要前張昞之等急於舉職公
家之利知無不爲其興利除害便於事者極多而時有
失於不審更改過繁而失於苛碎者故自繼職以來遵
其所長戒其所短凡所關利害者慎之重之未敢輕議
今半歲矣官吏之能否公私之弊病粗以得其十七八
而又先求其事涉苛碎紛繁而下切患之有司自可改
復不煩朝廷處分者先已次第行之矣乃暇及於其他
然事繫利害有司不敢自決而必上聞者其類甚多初
則未敢以煩朝聽者不惟自疑於不審誠慮朝廷臨鑒

之等前失不能信其說而從之今慎之久矣得之詳矣
苟有所請實有望於見信而從之也凡河北之事其大
者朝廷已委富公矣其外大要不過五六其不可爲者
一其可爲者四五爾雖皆有司之事然朝廷主張之則
能行不主張之則亦不能爲也自古邦國財產之利必
出山澤故傳曰山海天地之藏也自兩漢以來摘山煮
海之利必歸公上今天下諸路山澤悉以推之無遺利
矣獨河北一方兵民所聚最爲重地而東負大海西有
高山此財利之產天地之藏而主計之利皆不得取焉
祖宗時哀閔河北之民歲爲夷狄所困盡以海鹽之利
乞與疲民此國家恩德在民已深而不可奪者也西山

之長數百里其產金銀銅鐵丹砂之類無所不有至寶
久伏于下而光氣苗礦往往溢發而出地官禁之不許
取捨此惟有平地爾河北之地四方不及而沿邊廣信
安肅順安雄霸之間盡爲塘民不得耕者十八九澶衛
德博通利濱棣大名之界東與南歲歲河災民不得耕
者十五六今年大豐秋稅尚放一百萬石滄瀛深冀邢
洛大名之界西與北鹹鹵大小監池民不得耕者十三
四又有泊淀不毛監馬棚牧與夫貧乏之逃而荒棄者
不可勝數大山大海之利旣不可取而平地堪出財賦
者又有限而不取其助者不過酒稅之入爾其入有數
而用度無常也故雖研桑羊之心計捨山澤與平地不

能爲之及其用有不足則不過上千朝廷乞銀緡而下
殃疲民號爲變轉爾此所謂不可爲者也然若能擇官
吏以辦職事裁僥倖以減浮費謹量材精器械以助武
備因貴賤通漕轉而移有無如此之類苟能爲之尚足
以裨萬一而皆補弊病理須更改事目委曲非書可殫
敢具其大綱列於別紙伏望特加省覽察其利害或其
所說不至大乖戾望少信而從之以畢其所爲若夫盡
其爲而卒無成焉則不待朝廷之責而自當劾去若幸
而有以裨萬一則何幸如之伏惟聰明少賜裁擇

上范司諫

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爲

一書以賀多事忽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爲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

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非材且賢者不能爲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爲御史必爲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庭論

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爲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爲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庭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纒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爲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

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一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爲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與高司諫

某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聖二年進士及第榜始識足下姓名是時予年少未與人接又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與葉道卿鄭天休數人者以文學大有名號稱得人而足下廁其間獨無卓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後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足下已爲御史裏行然猶未暇一識之面但時時於予友尹師魯問足下之賢否而師魯說足下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予猶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曲之節有能辨是非之明又爲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無異衆人是果賢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

也自足下爲諫官來始得相識侃然正色論前世事歷歷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說噫持此辯以示人孰不愛之雖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聞足下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實迹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前日范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誚希文爲人予始聞之疑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爲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觸宰相得罪足下旣不能爲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已遂隨而詆之以爲當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稟之於天不可勉強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

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飢寒而顧利
祿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乃庸人之常情不過作
一不才諫官爾雖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而不
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媿畏便毀其
賢以為當黜庶乎飾已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為乃愚
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且希文果不賢
耶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員外郎作待制日
日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是天子驟用不賢之人
夫使天子待不賢以為賢是聰明有所未盡足下身為
司諫乃耳目之官當其驟用時何不一為天子辨其不
賢人默默無一語待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若果賢耶

則今日天子與宰相以忤意逐賢人足下不得不言是
則足下以希文為賢亦不免責以為不賢亦不免責大
抵罪在默默爾昔漢教蕭望之與王章計其當時之議
必不肯明言殺賢者也必以石顯王鳳為忠臣望之與
章為不賢而被罪也今足下視石顯王鳳果忠邪望之
與章果不賢邪當時亦有諫臣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
諫亦必曰當誅而不足諫也今足下視之果當誅邪是
直可欺當時之人而不可欺後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
人而不懼後世之不可欺邪況今之人未可欺也伏以
今皇帝即位已來進用諫臣容納言論如曹修古劉越
雖歿猶被褒稱今希文與孔道輔皆自諫諍擢用足下

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
又聞御史臺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
惟諫臣爾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
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任其任者也昨
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
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爾所可
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也
日為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某區區
猶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使絕足下而以不賢者責
也若猶以謂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此乃是
朋邪之人爾願足下直携此書于朝使正予罪而諫之
使天下皆釋然知希文之出逐亦諫臣之一效也前日
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論布文之事時坐有他客不能
盡所懷故輒布區區伏惟平察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六



